太學新編黼藻文章百段錦

大學新編黼黻文章百段錦卷之下

大學[illegible]信齋長上舍三山方[illegible]

狀情格 八篇

形容自得處

論心爲氣帥

呂祖謙

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爲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爲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羑里之囚[illegible]之[illegible]憂樂變於前而文之心未嘗變也避狄[illegible]變於前

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嘗不自得哉

形心交處

論楚滅六蓼　　前人

天下之理未嘗無對既有時同而類異者亦有時異而類同者故臯陶近不與共鯀驩苗為類於唐虞之朝而遠與臧文仲為類於春秋之世想文仲之心仰不知臯陶之在唐虞俯不知身之在春秋無形之中自相拜酬無聲之中自相賡載跡遠而心近跡踈而心親此所以見臯陶之不祀慨歎憫惜不能自已殆

甚於合堂同歸之交也、

形容愛慕處

存舊論　　唐庚

光武入洛東都之民始見司隷僚屬歡喜踴躍父老或至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歸之相與出力鋤去禍難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宗廟社稷蓋又二百年思漢之所以復興不專在是然亦不可謂無助也且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叔孫通所為非有周公之學術智識也雜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遺民見之如盲者復視廢者復起如

流浪積歲而返其故鄉見其父子兄弟感慨之極至於咨嗟流涕其得民心如此此何理邪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知其民不復泣矣形容愛慕之極何者漢之為漢十世於此矣民知有劉氏而已救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措於安全逸樂之地不數十年海內無事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其父母而長育其子孫若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我哉

形容悲憤處

廷對策　　張子韶

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矣方當陽春晝敷行宮別殿

花氣紛紛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何堪乎盛夏之際風颸水院涼氣淒清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鬱蘊擁蔽不得共此疎蕩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勁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袤丈兩宮得無甚乎至於陳水陸備珍奇必投箸而起曰膻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若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歎曰穹廬區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席乎今閭閻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以

全虜之故、使陛下冬不得煖、夏不得清、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問寢之禮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想夫聖心雷厲、天淚兩流、撫劍長吁、思欲掃清讐恨、以還二聖之車、此臣之心、所以知陛下者如此、

形容話語處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

而召之、吾小人且饔飧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邪、故病且怠。

形容志向處

漢輿地圖序

呂祖謙

自古合天下於一者、必以撥亂之志以為主、志之所向、可以排山岳、倒江海、開金石、一念之烈、無能禦之、若光武之在河北、崎嶇於封豕長蛇之間、瞋目扱眦、更相長雄、積甲成山、積血成川、積氣成雲、積聲成雷、九流混淆、三綱反易、雖十家之市、無寧居者、則光武果何所恃哉、亦恃其撥亂之志而已、光武之志、以皇

天全符所付於我有漢今乃瓜分陷裂淪於盜賊此子孫之責也責之所在雖有登天之難不敢辭雖有暴虎之危不敢避雖有水火之蹈不敢回奮然直上以慣吾祖宗之所負必使吾祖宗之舊物復其初然後吾責始塞焉此志一立故雖處一郡之地而視天下之廣皆吾囊中物蚤夜以謀之反覆以思之其披輿地圖之際慷慨憤悱之氣則一郡至小而群賊之兵奚啻十倍吾郡至小而群賊之兵奚啻十倍恢復之功猶捕風繫影若不可期者及既有其志則規模先立一謀先定兆之於前必之於後若青若赤若龍

若蜀、若楚、若越、皆吾橐中之一物也、若盤盂、若圭璋、若囂、若[illegible]、若坎、若豐、皆吾志中之陳儀也、彼方繪畫置成、而不知吾已破之於堂上、彼方戰冠被袞、而不知吾已縛之於胸中、是以論光武克復州縣之蹟、則有難易、又有先後焉、若夫光武恢復之志、則一披輿地圖、而三萬里之幅員、皆入於靈府、豈嘗得一邑而始思得一州、得一州而始思得一府哉、大矣光武之志也、斯其所以祀漢配天、不失舊物歟、

歎戚殊情

晉懷公殺狐突

呂祖謙

明於觀人、昭於觀己、此天下之公患也。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甚矣、己之難觀也。人皆知以己觀己之難、而不知以人觀己之易。因人之善見己之惡、因人之惡見己之善、觀孰切於此者乎。晉懷公不知己之無以致人、徒責人之不從己、殆未嘗以人而觀己也。懷公晉國之君、彼重耳特一亡公子耳。狐趙之徒、出從重耳、陷狄困衛、逃齊脫楚、人有不堪其憂者矣。乞食投塊、觀浴操戈、人有不堪其辱者矣。風飄雨絏、過都歷邑、人有不堪其勞者矣。使其捨重耳而從懷公、則閭里歡迎、姻

族畢至、烹鮮釃酒、舒㪚故情、此天下之至樂也。高軒華轂、紛飾羔裘、前趨後陪、光生從獻、此天下之至榮也。堂宇靚深、自公退食、體胖心廣、四顧無虞、此天下之至安也。懷公盍亦以入觀己矣、從彼者、憂如是、辱如是、勞如是、而狐趙輩乃就之而不辭、從我者、樂如是、榮如是、安如是、而狐趙輩乃棄之而不顧、則德之優劣厚薄、不待言而可見矣、懷公盍亦因此自咨曰、樂也、榮也、安也、人之所同嗜、狐趙之徒、所以崎嶇從重耳者、豈與人異其情哉、其棄樂而就憂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憂也、其棄榮而就辱者、必重耳之德有

以勝其辱也、其疏安而勤勞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勞也、況吾以晉國之大、而增修其德、則人之從我者、既有道德之樂、又有名位之樂、既有道德之榮、又有名位之榮、既有道德之實、又有名位之安、重耳無我之所有、而我有重耳也、兩無有無之相形、入將不待招而至矣、此猶為懷公而言、非論之至也、德之休明、桂海冰天、荒壓絕域、將表琛重譯、而皆來臣、何至下與一亡公子、爭凝僕役、我陋矣、懷公之稱也、肆其褊心、不知反己、徒救人以逞、使在外者絕向我之意而堅事讎之志、計無失於此者矣、雖重耳者安於外

彼毛偃狐突二子挾不共戴天之憾思欲一逞豈容重耳之安於外乎是則納重耳於晉者非秦伯也非狐趙也懷公也

畏肆異態

魯卑邾不設備

呂祖謙

天下有常勝之道大勝小強勝弱多勝寡兵家之定論也大有時而敗於小強有時而敗於弱多有時而敗於寡豈所謂常勝者或不可常邪非然也用兵以力相加也使各極其力則小終無勝大之理弱終無勝強之理寡終無勝多之理恃大恃強恃多適啟其

力而不能用，則與無力者同。顧不如小者、弱者、寡者猶有毫末之力也。魯與邾戰，未接之前，人皆意魯之必勝，然升陘之役，僖公卑邾而不設備，雖有衆與無衆等耳。曾不若邾猶有一旅之兵、一割之力，是魯無魯，邾有邾也。以有對無，勝安得不在邾，敗安得不在魯乎。吾嘗謂僖公之爲君，納莒拏之俘，[illegible]蒿盧之執，驁然軒然自處於衆人之上，是一僖公也。奔走於葵丘之會，周章於踐土之盟，悄然眇然自處於衆人之下，是亦一僖公也。彼一僖公耳，昨勇今怯，朝盛夕衰，何其多變而無特操邪。殆非專僖公之罪，其居使之

然也、僖公所居者、魯、以魯而臨介莒、則自大視細、心不期驕而驕、以魯而望齊晉、則自細視大、心不期畏而畏、既見大國之可尊、必見小國之可忽、斯其所以禍生所忽、而召縣冑魚門之辱、臧文仲之諫、忠矣、惜其能識僖公之病、而未知僖公受病之原也、使僖公易地而居齊晉、則將變畏為驕、易地而居介莒、則將變驕為畏、吾是以知尊大國者、非僖公也、魯也、忽小國者、非僖公也、魯也、僖公不以己為己、而以魯為己、故大於魯者吾小之、小於魯者吾大之、豈非為居之所移乎、卑邾之小、畏齊晉之大、昔者舜自側微而

登至尊、木石不能使之愚、鹿豕不能使之野、耕稼不能使之勞、陶漁不能使之辱、袗衣鼓琴不能使之逸、牛羊倉廩不能使之奢、蓋居為舜所移、而舜未嘗為居所移也、噫、當僖公之時、有能誦舜之事、以起其病、庶其有瘳乎

辯析格　二篇

隨機立論

創作丘甲　蘇軾

夫民之為農、而責之以工也、其猶居山者、而責之以

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為古者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後為甸，魯雖重斂，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之者也。且大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辯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曰：穀

梁之說是以杜預丘甲之說非

省試策

前人

魯之車千乘僭也春秋大蒐大閱皆以譏書言其車之多徒之衆非魯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丘為甸甸一長轂一乘魯無千甸之封亦明矣然公車千乘之見於詩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天子之馬止於十二閑而詩駉牝三千美其富不譏其僭不害其為詩也夫千乘之積雖為十萬五千人而有羨卒處其半焉故三萬者公徒而已魯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軍僖公之世未至於三

萬愚又疑詩人張而大之也、以杜預丘甲之說是由前論則非杜預由後說則主杜預盖前以會無四倍賦甲為疑後以會無千甸出車為說意各有主也

說理格 二篇

解牛悟養生

帶經軒記 楊萬里

楊子將闢齋於南溪之北涯、其地甚肥而美、可為畦以疏、而朝夕挾書於斯、日與客觀之、且辟其地客

曰美則美矣然今之人目辨紅紫者其口不能應荅問之是非手撫方圓者其耳不能聽英莖之節奏子於此乎書則撫子之蹟子於此乎蹟則撫子之書又焉在於帶絰而鋤余曰不然書者所以爲吾事蹟者所以寓吾意也早夜孜孜披閱古今非徒爲是譊譊者而其在乎堯舜禹湯文武之事業故謂之吾之事然既藏焉必遊息也由是寓形於韭菘葵莿之間而忘言於韭菘葵莿之外亦意矣乎雖事者本也意則末矣焉在乎其意也然學道自洒掃應對進退皆是入乎道雖末也無害其爲本故說者謂君子不當忘

乎意況睢而列之，檄那有逕，高卑有陳，則君子之宮庭壇宇也，種植有時，求擬有方，芬馨辛烈，有族有類，則君子之陳在經紀也，灌之溉之，由是得涵養之術，鋤之耰之，由是得修憩之理，此意由粗達精，乃是文惠君見庖丁說養刀而悟養生如是則荷鋤而越趄，不害其為書帶經而躡蹻，不害其為蒭蕘，吾豈若樊遲哉，規規然專務為老圃之事，而董仲舒又為不窺之勤，彼二子者，所謂楚失而齊亦未得也，

須刻開花

卓錫泉記　唐庚

人之精神亦何所不至哉揮戈可以退日搏膺可以隕霜涕泣可以顛城浩歎可以決石而況於得道者乎諸妄既除表裡皆空一眞之外無復餘物則其精神之運又何如哉吾遊羅浮至寶積寺飲泉而甘寺僧曰此卓錫泉也昔梁景泰禪師始居此以其徒以無水難之師笑而不答已而庵成師卓錫於地泉湧數尺自是得水寺中迄今賴之知水者以為甲於嶠南而自梁以來未有紀其事者夫師之為人不可得而知然吾聞世間萬有皆出想所生而古之學道求有不由定慧得者定則深邃慮則流通以深邃流通

之精神而致吾心想中物如父之使子君之使臣有必得之勢其於此者特未足多也或曰前世之士如李廣刺耿恭之徒李拔刀刺山得泉耿拜井得泉皆功名進取之人以成敗得失為心其精神之富不踰常人而猶喝叱咤水泉為之湧溢與師尤異此何理也曰二人者皆一時貴臣左氏所謂用物精多至於神明方其困於絕域之中感奮激發於萬死一生之時其用意至到而水泉湧溢惟其出於一切之誠而無定慧之素以欲得之艱勤非若師之顧指目使既捷而且遲也嗟夫事之不立我知之矣志意耗於思

處聰明流於視聽則精神所感不行於父子兄弟之間而尚何有於物苟能全吾之神則雖山石之堅水泉之柔雅容談笑之間其堅者可使闢其柔者可使激而躍也而獨不得於人乎吾是以知天下之甚無不可立者

韓湘詩云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韓文公試之果然仙釋之習人宰神敏若此云　卓錫而得泉與頃刻開花同矣

粧點格

四篇

想像形容

齊威公葵丘之會　　呂祖謙

天下之為治者未嘗無所期也王期於王霸期於霸強期於強不有以的之孰得而射之不有以望之孰得而趍之志也者所以立是期也動也者所以赴是期也效也者所以應是期也汎然而議卒然而行忽然而罷汗漫悠荒無所歸宿是豈足與為治哉故期者聖君賢臣所以先天下之治者也期固為治之先亦或為治之害自期於強者至強則止欲挽之使進於霸不可得也自期於霸者至霸則止欲挽之使進

於王不可得也何則素所期者止於如是也強而止於孫霸而止於霸是特突其小耳雖不足爲盛世而進退執然下視弱國陋邦所獲不既多乎謂之無志則可謂之有害則不可也抑不知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強而止於強必不能保其強也霸而止於霸必不能保其霸也驅駿馬而馳峻坂中間豈有駐足之地乎齊威公拔管仲於縲絏桎梏之中屬之國政立談之間遽以霸功相期何其壯也左國右高國氏高氏天子命卿前鮑後隰鮑氏隰氏成公輔佐下逮比閭族黨之民夙興夜寐淬厲奮

歟以赴吾君之所期至於葵丘之會威加諸侯名塞
四海天子致胙王入下臨瓊以旌旗崇以壇壝幕張
燎舉有司戒期斯主交馬抑首就位弁冕秩秩穆然
無聲於是威公降北遵廷下拜王命與俯晚起之容
翼如也環珮衝牙之音鏘如也隆寵潔光焜燿在列
中以五命之嚴永以載書之信明約顯命若揆河漢
而轟雷霆區區曹許之君出於鼠壤蟻封之中驟見
曠古駭俗之偉觀目眩氣奪莫敢仰視雖平日跋扈
倔強不受控御如晉侯者猶賓車秣馬齊走道路恐
下後至之誅五霸莫高於威公而威公九合之盟葵

江居最一時文物之盛威公素所自期者甚償所願種之累年而獲之今日信可謂不負所期所期既滿則心亦滿滿則驕驕則怠怠則衰近以來宰孔之譏遂以召五公子之亂孰知盛之極乃衰之始乎吾嘗讀威公之功業葵丘未會之前自朔至望之月也浸長而浸盈葵丘既會之後自望至晦之月也浸缺而浸盡未滿則有增既滿則招損而已尚安能復增

晝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

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
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
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
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
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
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
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
望餘光者、蓋亦有年、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
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
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

公崇桓圭袞裳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
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無窮此公之
志而士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在
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於
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
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
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
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
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
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

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魏公祠堂記

司馬光

其忠勇如此，故能光輔三后，大濟艱難，使中外之哺啜嬉遊自若，曾無驚視傾聽竊語之聲，坐致天下於大寧，公之力也。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付畀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改人主之尊，莫逾色授而六服震動，吉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岩窟穴之

咲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運以供其職者惟恐不後於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贏賫纍負以致其貢者惟恐不及由此之戍投戈縱馬相與袒服而戲梓東南之東正冠束衽相與挾策而吟誦登於六府順序百加倦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

形狀風景

真州東園記

歐陽修

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為射

賓之圃芙蕖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
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荆棘也
高甍巨桷水光日影動揺而上下其寬閑深靚可以
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也嘉
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
鼪鼯鳥獸之嗥鳴也吾於斯閣有力焉凡圖之所載
蓋其一二之畧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
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
各自得焉凡工之不能畫吾亦不能言也

推演格一篇

由微之著

論禮

呂祖謙

生天下之善者出於敬生天下之惡者出於慢一籩一豆之相去其為禮微矣嚴之而不敢犯者敬心存也是心苟存將無所不敬推而上之至於守君臣父子夫婦之分為世大法者同一敬也忽之而無所顧者慢心生也是心苟生將無所不慢推而下之至於亂君臣父子夫婦之分為世大戒者同一慢也是故

今日謹一籩一豆即他日謹君臣父子夫婦者也今日易一籩一豆即他日易君臣父子夫婦者也

忖度格　五篇

以理揆事

莊公盟母　張來

昔者鄭莊公疾叔段而出姜氏夫子而出其母天下之大惡也彼其臣必有以義而正之者矣莊公卒爲之然則是雖有諫者而不聽也揆以理至於潁考叔爲一言於飲食之間遺母羹而莊公若不可以終日

易其平日忿矣之意而為孝悌不忍之心是何也蓋莊公不可以言奪而可以心動也莊公不善叔母祭仲公子呂輩數諫及出母御未聞諫者張文潞以理撥之故云其臣必有以不義止之者而不臨文章妙處正在善於忖度

范增論

陳傅良

高祖畏范增幾為所禍者數矣范氏在豈真足以帝楚者哉君臣之間非其相濟不足之患恃其相正以裁其過之難項氏之斃惟其暴也力罷於亟戰勇衰於屢挫而忠信失於好殺是皆羽之所以取亡而增

也實佐而決之、猶馭奔馬且疾鞭焉、汗而不知止、以速其速至焉、有不蹶者哉、是故亞父未去、楚亡兆矣、何者、其銳畧盛、則與求固易與也、蓋嘗論之、羽雖悍戾、猶有可感而入者、欲坑外黃、而悅於其舍人兒之一言、欲烹太公、而悟於項伯之微諫、則戮子嬰、殺義帝、斬彭生、屍秦二十萬衆、亞父獨不可嘗試曉之邪、不惟不曉、意者實教之也、觀其始未勸羽、自急攻之外、撫其策、是所謂火濟火也、使增之計一行、而楚果亡漢、則羽又一秦也、增又一商鞅也、天下豈能安楚也哉、凡血氣盛於年少、而志減於更事之不多、增以

增垂老謀拙而暴不減籍使其尚生殆尤甚焉嗚呼是
雖高帝所畏以吾意揣何留侯未必不失其跡也
范增未嘗有教項羽弑義之事見於載記者以下
生計謀無非救暴之術故臆度其為也

狀虛爲實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

其吁俞之聲歡欣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謹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架虛搜對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滿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則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

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特在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之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與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皐陶無殺人事他把與縣事對映出來梅都官作主司亦疑為真有此事

推想時事

張釋之論　蘇軾

張釋之論秦之敝曰其敝徒文具亡其惻隱之實嗚呼文具之敝非特秦之所以亡實古今之通患也皆

之爲治者，實未具，則文亦不具，未能防民之僞，則不敢爲制禮之文，未能約民之侈，則不敢爲恭儉之文，未能行惠民之事，則不敢爲寬恤之文，以至政教賞罰，有毫釐之不備，誠心惻然，務從施惠，初未嘗虛飭焉，故其過人得以議之，其失人得以指之，見其偏則可以矯之使正，見其闕則可以修之使全，猶按脉治病，虛實燥濕緩急浮沉，無錙銖之不見，然後隨其病而投之湯劑，加之鍼石，其不瘳者鮮矣，至於末年之敝，無其實而有其文，家挾周孔之書，而俗益薄，人治司馬之法，而兵益懦，人誦夷齊之清，而行益汙，人登

襲黃之名、而政益亂、閱其詔令、則堯舜之典謨也、閱其典章、則成周之禮樂也、入其國觀其朝、其文煥然、雖治國之時、有所不及、然徐考其實、乃與桀紂幽厲同出一輪、上以虛文欺下、下以虛文欺上、上下相欺、以罔天下、雖有忠臣義士、欲正言極諫、亦無所容其喙矣、欲言任賢、則君已先言舉元凱矣、欲言去邪、則君已先言流共鯀矣、欲言勸勞、則君已先言日昃不食矣、欲言尊朴、則君已先言茅茨不剪矣、攬取諫諍之辭、而先自言之、閉其口而奪其氣、覆蔽潤飾、使無過之可譏、無失之可指、無偏之可矯、無闕之可修、偃

然皆以爲得計必至於魚爛瓦解然後不能文焉釋之之言誠天下之公患也嘗以西漢觀之文宣之世漢之盛也平帝之世漢之季也以文帝之寛仁有野不加闢之詔有水旱疾疫之詔有結難連兵之詔以宣帝之明決有屯戍未息之詔有百姓失職之詔有盜賊不止之詔豈非有惻隱之實而不爲文具邪以若平帝之世觀其文辭興滅國繼絕世立明堂辟雍休祥嘉應頌聲並作而大崇潛移於王莽文具之害乃至於此後之爲治者其知所去取矣

文宣之世有實無文平帝之世有文無實

齊論

天下之情艱難則勤者雖弱小而奮安逸則惰者雖盛大而衰矣元魏以嬴據中原之地士馬精健上下習兵喜戰道武以來戰勝攻取未嘗少挫幾并天下至孝文之時議欲兵伐齊而在廷之臣皆以為不可雖驅以威莫肯行與向者習戰之俗何其相反哉蓋自道武沒後以幼主持政群臣皆生長安佚非復昔日馬上之士也猶偷朝廷宮室之美非復昔日穹廬遷徙之俗也金錢玉帛府庫充滿非復昔日牛羊雖刀之利也美衣甘食冬溫夏涼非復昔日習鐵

之勞也高談徐步可以致大官取卿相非若昔日號戰鬬攻取之勳也故雖夷狄而流為承平無事矣夫以中國禮義維持而承平無事日久猶且以驕淫致亂況夷狄上下無禮義之維持稍稍無事則志氣滿矣制度備矣子女盛矣土木興矣此蓋以夷狄驕淫之性而入中國紛華之域必至於此此慕容符姚所以不能久也元魏居於雲中未甚變其俗習然猶上下嚴兵力戰國主親征行間而不肯舒至於遷洛之後其國衰矣此譬之夷狄鷙鳥也去其利爪而付以鳳鳥之羽則無德可聊無威可畏取死於虞羅必矣

然元魏既衰之後宋氏多事齊氏享國日淺梁武謬於攻取故元魏至於國分為二然後自斃若使兩朝有英武之主智謀之士畜開拓之備而伺其隙則元魏豈能據有中原如是之久也哉

用事格 二篇

用事如不用事

范山請圖北方

呂祖謙

晉靈公即位之初其失德未有聞於人也內而欒郤胥原日陪日侍傳不載其諷諫之辭外而宋衛陳鄭

時聘時覲傳不載其怨誹之語彼范山者邈然介居一方城漢水之間果何自而知靈公之可輕北方之可圖乎吾知其說矣以地以勢則近者詳而遠者畧以情以理則近者蔽而遠者明問官府之政於鈴下馬走甲是乙非近無定說至於大山之限絕澗之曲農夫樵父相與畫地而議長吏之能否若辨黑白若數一二彼豈嘗識刺史之爲而望縣令之爲哉蓋愛憎絕于耳目之前毀譽公于郊野之外近者之蔽固不如遠者之明也

淮陰益辨

霍去病論

何去非

古之善為兵者不以法為守而以法為用常必緣法
而生法與夫離法而會法順求之於古而逆施之於
今仰取之於人而俯變之於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
生人以之敗而我以之勝視之若拙而卒為工察之
若愚而適為智運奇合變既勝而不以語人則亦莫
知其所以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學而自顧方畧之
何如也夫歸師勿遏曹公所以破張繡也皇甫嵩犯
之而破王國窮寇勿迫趙充國所以緩先零也唐太

宗犯之而降仁杲百里而爭利者歟上將孫臏所以殺龐涓也趙奢犯之而破叛羌強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之鋒也光武犯之而破尋邑石勒犯之而破姬澹兵少而勢分者敗黥布所以覆楚軍也曹公用之拒袁紹而斬顏良臨敵而易將者危騎劫所以喪燕師也秦君用之將白起而破趙括薛公策黥布以三計知其必棄上中而用其下賈詡策張繡以精兵追退軍而敗以敗軍擊勝卒而勝宋武先料譙縱備我之出其不意然後攻彼之所不意李光弼斬出野次忽然而歸即降思明之二將凡此者皆非法

之所能勝而書之所能教也然而善者用之其妙如之是果不在祖其緒餘而專守也

文章不用事則難於生意用事多難以遣夫唯鎔用事雖多而辨所有餘若韓信將兵多多益辦

比方格 一篇

此並得體

祭陳亮文　辛幼安

嗚呼同父之才落筆千言俊麗雄偉珠明玉堅人之窘步我則沛然莊周李白庸敢先鞭同父之志平蓋

萬夫橫渠少日慷慨時須擬將十萬登封狼胥彼臧
馬輩殆其庸奴矣於同父既豐厥禀智畧橫生議論
風凛使之早遇豈愧傅伊行年五十猶一布衣閒以
才豪軼蕩四出要其所厭于人一律不然以此動輒
規檢夫人能之同父非短至今海內稱誦三書世懸
揚意孰主相知中更險困如復求崖人皆欲殺我獨
憐才脫廷尉縶先多士鳴耿耿未泯厥聲浸宏蓋至
是而世之未知同父者益信其為天下偉然人矣嗚
呼人才自古而然匪難其人抑難其天使崖谷
而不遇安得同徑其人雖之休續代州大勝即與[illegible]

魏之齊賢士同父之約處孰不稱望夫上之人謂握瑜而不宣今同父發策大庭天子親賓之第一是以憂其不用以同父之才與志天下之事孰不可為所不能自為者天假之年聞浙相望信問未絕于胡一病遽與我訣嗚呼同父而止是耶而今而後欲與同父憩鵝湖之清陰酌其泉而共飲長歌相答極論世事可復得邪千里寓辭知悲之無益而涕不能已嗚呼同父尚或臨鑒之否

時辛幼安卿仁山

援引格

六藉

撥引省文

范文正公集序　　蘇軾

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授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

韓信與高帝語凡五百字今但以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九箇字包含孔明與先主語有三百字今只用論曹操至爭天下十七字包盡其義省文

如此蓋東坡筆雄識高而然

先駡破法

題二李傳後　　前人

昔袁盎論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為而言也然功臣社稷臣之辨不可不容也漢之稱社稷臣者如周勃汲黯蕭望之之流三人者非有長才也勃以重厚安劉氏黯以忠義拜淮南之謀望之確然不奪於恭顯孔子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邪

東坡提周勃與汲黯蕭望之為社稷臣恐人把袁盎説來藉口故先説破蓋盎抑勃以其功業盛大

使自疑耳非讒譖也而李靖李勣非三人比

王仲儀真贊　前人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此先厲破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喬木封植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惟世臣巨室為然

識引姓名

賈誼論

蘇軾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雖有可取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天下無堯舜終不能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得行其道於一日將見之則先之

以子夏申之以毋有君子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
子去齊宿於晝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
不忍如此其薄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不豫孟子曰
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為而不豫君子之愛
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
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
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
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
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
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

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之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吊屈原洩其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絶是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

誤記節次

上神廟書

前人

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切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繫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蚤亡非惑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

令而景帝旣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

漢文帝時晁錯上便宜事詔為太子舍人後數上書帝奇其才遷為中大夫此言止於太子家令謬矣景帝即位以為內史申屠嘉死在二年六月至八月始遷錯為御史大夫此以為激嘉之憤死又誤矣信乎進文其失難掩學者知之

一矢貫双鵠

公私論

楊萬里

私者人之所甚惡也雖然私足以害公矣亦有以公害公者利於私必不利於公矣亦有以利於私而利於公者昔者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告之吏令尹曰殺之謂其直於君曲於父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君子以為孝而舉之由是而觀之公莫甚焉由魯人而觀之私莫大焉然而公者見殺而私者見舉何也孟子曰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以一証破所疑猶一矢中双鵠人能賣其父則君何有焉楚人之公非公也以公害公者也是以君子殺之也人能不孫其父則豈忍棄

其君皆人之私非私也以私而私公者也是以君子舉之也嗟夫天下之不難治也蓋立法者能如楚人殺直躬魯人舉敗卒則天下不難治矣

布置格 一篇

自寬入緊

辨同論 唐庚

道至於聖人極矣豈容復有異哉然禹之措置如此湯之措置如此文武周公之措置則又如此使數聖人比肩而事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必有

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猶有辭焉曰時不同也故
境下為後一節張本若諸子之論性豈復係於時
哉此節似殊所意而孟子之說如此荀子揚子之說
則又如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
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亦有
辭焉曰師友有不同也又放境下為後節張本若子
夏子游曾子子張之徒則又將安所諉哉此又累似
補二節意皆出於周末不可謂之異時皆受道於
洙泗之間不得謂之異師講業請益周旋出處奔走
憂患蓋無適而不同者凡數十年不得謂之異友而

論交論學如黑白之相反方員大小之不相及也然
復何乱說者以為孔子沒學者無所統一使夫子存
學者宜不至此此又放寬為後一節張本然吾聞孔
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之所謂是卒而非之曰吾
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然一人耳而有所謂昔
日之言有所謂今日之言者而況於衆口乎是以先
王知辯言之不可一也因使人人得極其說而不以
同異為誅賞公卿大夫之出於斯時者亦人人各薦
其所聞而不以同異為喜慍何者閨門之內父子兄
弟相與言而有可有不可筮人有蓍卜人引龜而參

之一從一不從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寧可罪哉今為中商之學則不然以謂同心同德者周人所以興離心離德者商人所以亡刑賞生殺足以整齊天下而不塞異議之口則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噫古之所謂同心同德者果謂此邪吾不忍聞是說矣周公之時朝廷之士不為少矣而東征之議書稱士夫子翼則同者寡而有不同者衆矣豈皆小人邪豈皆誅之邪夫以周公之攝而十人者助之其勢足以誅鋤群臣之異已者為有餘矣鼻息所向天下其孰敢違然逆於人情通於物理悖於王室而推至於公

天下者終不肯為此何則儳馭御臣正恐其雷同耶奴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人主孤而天下之禍可勝諱哉古人所以貴和而賤同者慮此

過度格　一篇

承上引下

斯高殺扶蘇　蘇軾

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霆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置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

子而不忍天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及中其身及其子孫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

以法毒天下至及其子孫三句以上總商鞅始皇暗繫扶蘇見殺下涵漢武果殺戾太子反叛意也三句承上引下氣勢聯屬血脈渾融不見突兀處

譬喻格

十篇

遺迹論理

管仲言宴安　　吕祖謙

地之於鄉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塘而莫不仁於溪澗盖戒險則全玩平則覆此生於憂勤死於安安巖理甚明人所以不知畏者將習之而不察耳

以一字該數聲

蘇氏謀大　　前人

情之迹生於義之薄土薄則無豐殖雲薄則無甘霖鍾薄則無遠聲肉薄則無珍膳未有薄其誠於先而

孚其謀於後者也

譬同意異

靜觀　蘇軾

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濵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

知危　呂祖謙

天下之可懼者惟出於利害之外乃能知之風濤洶湧舟中之人不知懼也而舟外之人爲之懼

蘇意在以靜觀動呂意在處靜知危譬同而意異也

譬同意同

蒹葭章贈臨安簿序　　張耒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始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為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歛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于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蒹葭者乎然匠者操斧以

遊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杙輪輿輹輻巨細強弱無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屢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肖予為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予慨然告曰惟家貧奉命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其時率意為詩古文往往清嚴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簿舉子中第可以樂而秦子每見予輒不樂予問其故秦子曰予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文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遲變悔禍釁至向時一切資養於父

毋今則婦子俾食於我欲不為吏求不可得自今以
往如沐淋而求解矣子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
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
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能遷之為貴重耳不十年於
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入郢二子者方其羈
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
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日之所為其可
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
下無可懼者矣能推食以食人者常飢者也賜之車
馬而辨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飢而惡步則將有苟

得之必焉為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

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晉重耳　　呂祖謙

天之生物自孽而條自華而實特造化之小者耳霜焉雪焉勁烈刻厲莿擊其枝葉剝傷其膚理然後能反膏收液鬱積磅礴發而為陽春之滋榮此天之大造化也必有大凋落然後有大發生必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　此詳見前之奪彼與此格意同辭異

上夏人書　代滕甫　　蘇軾

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四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是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憂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

藥戒　　張耒

客有病痞積於其中者伏而不得下自外至者捍而不得通進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

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而濡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瘵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不逾月而瘵五作每作輒愈然客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勝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於前而其中薾然莫知其所自來嗟夫心疾非不可已予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薾然獨何與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嘆曰予無嘆是然者也凡子之術固爲是薾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予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夫陰伏而陽

蓄氣與血不運而為痞損乎子之胸中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沖然而甚微洎乎其甚危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氣蓋已病矣由是觀之則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不既索乎故膚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蓊然如不可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和平子歸燕居三月而後予之藥可為也客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後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復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少

康然是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客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瞞然避之蓋投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攻之效則月異而時不同終歲而疾平客謁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醫國之說也豈特醫之於疾哉

蘇張談辟闔而遊詞興蓋以意運文而不使意為文此所以紛詳近遠顯微小大各適善文之出也

藏頭使聲

送張邃明序　蘇軾

古之人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

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然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貴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

不盡為淵此只篇頭貼說亦是一作文之法

用譬忌稠疊

用兵　蘇洵

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虎狗奮呼而

操擘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 有此二句接後譬如疊袒裼而按劍則為獲不敢遏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

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此前後譬喻所指稍異前言人於物有恃則勇無則怯後言人於人有恃人所畏無則人所侮

下字格 六篇

用字要停當

上韓樞密書　蘇洵

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懍然如赤子之脫於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

稱名以子儀對光弼稱爵以臨淮對汾陽可謂相當又前則先郭而後李後則先臨淮而後汾陽乃

文章交錯善變處其不曰斬張濟而曰張用濟斬

於轅門又見文字精密

粒丹點鐵

秦晉遷陸渾之戎　　呂祖謙

十九年擾鼠牧羊於北海之濱而未少改蘇武之漢

也承乾身未離唐宮而已純乎突厥矣天下之可畏

者莫大於吾心之夷狄而要荒之戎狄次之

此下一漢字意剩而字熟既不生獰亦不變塞又

不突不可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煉字點化

論車不可無輔　　張采

天下之物固有不相有而相須不同域而相成者豈輔也哉千金之裘成於工人之寸鍼南越之箭激於飛鳥之遺羽火蘊於石而金發之兵刃於膚而甲拒之故其在人則學是也

此什數句新奇的當不可移易至於蘊字尤細膩若下蔵字便俗矣如歐陽公以劉煇小賦內積安行之德為句公謂積近於學非堯舜性仁題意改為蘊字可見一字工拙殊覺學力霄壤

避麤字

用大論　　前人

夫立法以治天下者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智巧不足以用其姦乎吾知其不能也夏后氏之為忠也使禹不知世之將野則禹為不智也知而為之是禹亦無知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夫以聖智猶有所屈於事物之變則立法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法于此足以適天下之情至於聰明之所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於人情外者吾有所不治也而吾法立矣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使不知閃避法上面論說論之以忠而下亦論商周則亦用鬼字則龐俗鄙俚今直云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不惟是欲有文抑是迴避得安帖

避諱字

贊王元之畫像　蘇軾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

於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弘相張禹胡廣雖千百緩急豈可望哉

汲黯而下五人率名而爵徵一人稱國以其名與仁祖諱同音胡廣而上二人舉名而公孫宏稱官以其名犯宣祖諱此作文閃避然蘇子文字於有隨筆敘述如趙康靖公碑銘云世謂長者絳侯相如夫以絳侯稱周勃爲不以陳湯並相如哉若謂相如乃韻語胡不改絳侯二字爲周勃哉但絳侯載之史傳者多故稱之耕然而不生揀別耶

趙康靖公碑銘全文以便觀覽

銘曰惟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詘其功利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效此子喋喋巧詆帝因感悟老成是親清靜無為監於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仁赫赫我宋以聖繼神於穆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豈獨左右刑於庶民維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慍用之不懌帝識其心服若

之傑、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于艱難、不處不跛、公在
朝廷、靖其寡言、不忮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聰
而俊、諒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
銘詩、以詔後昆、

結尾格 八節

因事立論

舜受予奪　蘇軾

信哉予奪之不可輕也、予奪不可輕、猶衆人事耳、聖
人之視予奪、初未嘗有輕重也、舜視棄天下如棄敝

從豈舜真輕天下如敝屣哉孟子特爲桃應言也天下者桃應之所重也敝屣者桃應之所輕也以其所輕而明其所重而入遂疑舜之有所重誤矣吾將因孟子之言而附益之曰舜當其可與視天下如敝屣當其不可與視敝屣如天下

的洛炎雅

鬭戰論

張采

蓋魏武號爲深明孫子而爲解說最爲簡略彼以謂孫子之意言雖多而不可盡姑開其端可也

善文者留一好証在後如善奕者留一着在後可

謂曲終而奏雅豈不有遺音哉張君文字間多用
此訣如謝高宗敘長孫無忌事至結尾方云太宗
以蘭陵公主圖賞言若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
然也事的而句簡正與番戲論相類正似作戲者
一笑了散場

竿頭進步

威公所期之小　　呂祖謙

進霸而至於王極天下之所期無在其上若其不可
以息矣曰主道果可息則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湯之
汲汲何為者耶

清廟遺音

崔寔論　葉賢良

嗚呼世之論政如崔寔者可以痛哭之矣

判斷是非

史論　蘇洵

憲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使世之人共務聯迂闊實録可敬謹無若文通陸長源輩囂囂然死且備則善矣

末句出脱

范增論　蘇軾

也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
人傑也哉

援事定罪

守原議　　柳宗元

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含蓄不盡意

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封唐叔史佚成之也

大學新編黼藻文章百段錦卷之下　終

大學新編補濟文章首段錄序

嬰兒習步必先徐行嬌孩學言必先曰唯童子之學文必先亦以蹊徑未能徐徐其步而遽欲效慶忌之奔則不敗步而蹶且僵未能學唯而遽欲教之以蘇秦之辯則將洞之而口吃未能為文之蹊徑而遽欲造韓柳歐蘇之堂奧且將不得其門而入今吾之為文章蹊徑也是必先徐行學唯也由行而奔由唯而辯由蹊徑而堂奧安知異日之不慶忌不蘇秦不韓柳歐蘇耶其勉哉時今皇嗣位之二稔中呂望日三才類孫序